

在这个信息过载、注意力碎片化的时代,口袋本近来却在图书市场全面“复兴”。口袋本“复兴”并非简单的形式复古,而是愈发成为出版业寻求突围的一个稳健选项。对于大量渴望重返深度阅读的人们而言,这些一掌可握的小书,更如同帮助他们进行“阅读复健”的温柔处方。

把轻盈还给阅读

走进书店,不时会看到中信出版集团的“无界文库”、中华书局的“中华经典百句”口袋本系列、上海译文出版社的“译文文库”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“企鹅小口袋”、未读的“未读经典”……它们安静地栖身于书架之间,以轻盈的姿态,与厚重的图书形成有趣的对照。

王府井书店展陈多个品牌的口袋书,甚至为“无界文库”设置了专架,书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目前在售的口袋本大多为中外文学经典读物,读者以上班族和学生为主,销量不错。

在众多口袋本中,作家出版社携手巴金故居新近推出的“巴金小说系列·文库本”颇为引人注目,这套口袋本共10册,包括《灭亡》《新生》《春天的秋天》《砂丁》等。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说,口袋本并非新鲜事物,九十多年前,巴金先生的第一本小说《灭亡》出版时,就是口袋本。在这之后,他写的、编的书也有多种以口袋本的形式出版,包括他的《随想录》,就有口袋本。“所以,对于巴金先生这一代作家和出版家而言,口袋本或者说图书开本、形式的多元化,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。”周立民坦言,不知为何,后来的出版更讲究标准化、规范化,把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做得工业元件化。因此,“巴金小说系列”选择做文库本,正是想以更丰富的形式为读者提供读物,让书不只有一个面孔。“我甚至隐约觉得,巴金先生对‘小书’也是情有独钟。”周立民说。

越来越多的出版社也愈发对“小书”情有独钟,提倡让目光聚焦书页,把轻盈还给阅读。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推出新书系“译文文库”,外表轻盈,内在厚重,首批图书包括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、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《到灯塔去》、三岛由纪夫的代表作《潮骚》、加缪的《局外人》、古斯塔夫·勒庞的《乌合之众》。

这些小书问世后,已获得积极反馈。周立民告诉记者,读者这些年见惯了重、厚、长、大的图书——尤其是有人认为是经典著作就应该就是这个样子,见到装帧精美的小书,大有惊艳之感。“何况我们这套口袋本有几种图书,除了收入全集、文集之外,好多年都没有以单行本的形式重印过,也很有价值。”

令人期待的是,今年将有更多口袋本新品到来。上海译文出版社“译文文库”即将推出《悉达多》《窄门》《罗生门》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《白夜》等十多部作品,有诺奖作家的代表作,有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,也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深受大家喜爱的小体量中篇小说。和很多口袋本一样,这套“译文文库”的整体出版规模未定上限,吕鹏鹏说:“因为阅读环境与习惯变化比较快,书的命运亦如此,除了以往的经典阅读,也不断有新的作家作品被大家发掘和接受,图书出版也要跟上这样的变化。”



让阅读“轻”起来

口袋本图书成为“阅读复健”温柔处方

轻了 更讲究了

轻了,更讲究了,不少翻开口袋本的读者都有这样的感受。

“中华经典百句”口袋本系列已推出《论语百句》《庄子百句》《老子百句》等7种,迄今销量达2.5万册。该系列所选经典名句简短精要,看似是典型的碎片化阅读内容,但贾雪飞强调,“轻量化”不等于“浅薄”。这套书自策划之初,便在“轻阅读”与内容深度之间寻找平衡:邀请经典研究领域的一流作者择取、解读名句,每篇解读控制在300至1000字之间,既有知识密度,又不增加阅读负担。

不仅如此,这套口袋本版式设计中突出了“疏朗”与“留白”,贾雪飞说,这不仅是为了美观,更是为了让读者在翻开书的瞬间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“空”与“适”,从而降低心理上的阅读紧张感。

“巴金小说系列·文库本”同样用心良苦。周立民说,“我们弃用了一般的图书简介,而

是选用了这本书当年出版时在报刊上的广告文字,我想这更有时代感,今天重印也是跨时代的对话。”

不仅如此,该系列的作品选择同样煞费苦心。周立民说,“我有意地考虑,在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之外,在读者的感觉中建构一个小说家巴金的另外一个形象。比如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,世界主义的情怀,抒情的语言格调等等。由此能够看到巴金创作和思想的丰富性,看出他的青春激情,对真理和正义的捍卫。”周立民表示,期望在喝惯奶茶和吃多了蛋挞的人们中间,唤起另外一种情感和原始正义,也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除了我们个人的小趣味以外,还有人类整体的大悲欢,除了屈服于命运之外,还有奋斗和反抗的价值,这也是巴金创作的重要意义。“更期望当代读者,在沈从文、张爱玲之外,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更全面的理解。”周立民说。

“阅读复健”清单 口袋本算一个

口袋本在图书市场持续升温的同时,“阅读复健”也正成为热议话题。这个词指向一个普遍的困境:在短视频的持续冲击和信息过载的包围下,许多人正在逐渐失去深度阅读的能力。而重拾这种能力,需要自我觉察,更需要循序渐进地训练。轻薄便携的口袋本,恰好为这场“复健”提供了一剂温柔处方。

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、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表示,“阅读复健”这一概念的广受关注,本身就体现了阅读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人认识到。他说,当下就可以去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路,找一本自己最喜欢的纸书,或者是电子书,或者是有声书,甚至可以是一个深度的讲书音频,轻薄的口袋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,总之,以自己最喜欢的方式,真正去尝试读一本让自己喜欢的图书,每个人都能立即体会到阅读的快乐与收获。

吕鹏鹏则特别提及,口袋本尤其适合更多的阅读场景,能够融入大家的日常状态,随身携带,随时翻阅。“我个人认为,口袋本会有一个长期的需求,并且所覆盖的文本也会越来越丰富。”他预判,当下市场上的口袋本比较集中在公版书,后续将会有版权书加入,给予读者更丰富的选择。

但与此同时,周立民也提醒道,不能指望一种图书形式来“拯救阅读”,尽管口袋本这种形式更利于碎片化时间内读者选择阅读。“但一个对知识有真正渴求,在意心灵维护,重视灵魂提升的人,不会轻易放弃读书,也一定会在汗牛充栋的图书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本,这个不必担心,更不必制造焦虑。”

无论怎样,口袋本的价值,或许恰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温柔的可能性:让阅读回归轻盈,也让每个想“复健”阅读能力的人,都有一处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。(据北京日报客户端)



王府井书店的“无界文库”专架。